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三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雲間方應選衆父父校

宗室仕路

唐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鎮國將軍以下有文  
武才堪備任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職名品級按國  
初靖江王守謙出知東平州後宗室日驕無志於用

太祖之法弛矣

皇明紀畧

蓋榜

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

陽受以淡墨書者若鬼神迹也世傳大羅天放榜於  
藍珠宮故又稱藍榜李義山贈同年詩曰同記大羅天  
上事衆僊何日詠霓裳又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謂  
之報羅使

### 引試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  
門忽卧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  
轍最有聲望今聞轍偶病未可試欲展限以俟上許之  
黃門病中魏公每使人問訊既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  
展二十日自後試科日並在九月後相國呂微仲語及

科目何故延至秋末東坡為呂言之呂曰韓忠獻其賢  
如此

### 殿試

宋朝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  
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棄於殿  
試者張元遂以積忿降元昊為中國大患於是羣臣建  
議歸咎於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  
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因一叛逆賊子為士子無  
窮之利也

貽謀錄

### 制科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  
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入第三等至嘉祐中蘇子  
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為考官  
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為第四等設科以來止正肅  
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其後有范百祿李奎亦皆入三等楊升庵曰制科入三  
等者終宋世僅五人而蜀居其四蓋二蘇李范皆蜀人  
也

詩賦

富公以茂材異等登科後召試館職以不習詩賦求免

仁宗特命試以策論後遂為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  
公始至蘇子瞻又去策止試論三篇熙寧初罷制舉其  
事皆廢

李文定在場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預省試主司皆欲得  
之已而乃不在選主司意其失考取所試卷覆視之則  
以賦落韻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時為相從其  
請既廷試遂為第一

端拱初宋白知舉取二十八人物論喧然以為多遺材  
詔復取落十人試於崇政殿於是再取九十九人而葉  
齊猶擊登聞鼓自列朝廷不得已又為覆試頗惡齊

宋齊梁陳隋唐  
宋齊乃在第一  
訟考官賦題特出一葉落而天下秋凡放三十一人而

宋朝取士猶用唐故事禮部放榜柳開少學古文有盛名而不工為詞賦累舉不第開寶六年李文正昉知舉被黜下第徐士廉擊鼓自列詔盧多遜即講武殿覆試於是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為故事再試自此始然時開復不預多遜為言開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考較不及太祖即召開大悅之特賜及策

呂公著知貢舉密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今來廷試乞出自宸衷惟以詔策咨訪治

道自是上臨軒惟以策試進士

呂氏家傳

經義

王棟曰國初科場尚寬禮闈與州郡不異景德二年禮部言舉人除官韻外不得懷挾書策其申嚴誠是也而元豐貢院之火死者甚衆則是法不行也又試場所問本經義疏不過記出處而已如呂申公試卷問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謂四者何也答曰對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人也義謹對試卷不謄錄而考官批于界行之上能記則曰通不記則曰不十問之中四通則合格矣其誤記者亦只書曰不而全

不能記答曰對未審謹對雖已封彌而無采譽望尤在  
觀其字畫可以占其為人而士之應舉者知勉於小學  
自謄錄之法行而字畫之繆或假手於人者肆行不忌  
人才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禮人自激昂以求當路之知  
其無文無行鄉閭所不齒者亦不敢妄意於科舉使古  
意尚存則如章子厚者豈容其應進士舉乎

### 穿鑿

熙寧始尚經術說詩者競為穿鑿甚為可笑如溱與洧  
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謂  
此為淫泆之會必求其為士贈女乎女贈士乎劉貢父

善滑稽嘗曰芍藥能行血破胎氣此蓋士贈女也若視  
爾如菽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云椒性溫明目  
暖水臟故耳聞者絕倒予因憶近有說曹之鷓鴣篇者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必求當時與曹連境為東西南北  
四國言之不亦麤類是哉

夢蕉詩話

### 燒尾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為相以  
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然唐人小說所載與此不同乃  
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  
音樂宴之為燒尾舉韋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

是復舊官中宗皆令興慶池燒尾則非獻食天子也其  
解燒尾之義迂誕無據然謂太宗已嘗問朱子奢則其  
來蓋已久矣唐時拜官例許進食昌容拜僕射獨無所  
進將作大匠宗進卿曰拜僕射不燒尾豈不喜耶昌容  
曰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臣  
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食者臣愚不稱職不敢燒尾  
何子容曰燒尾之義或謂虎化為人唯尾不化須為焚  
除乃得成人或謂魚躍龍門唯尾不化必雷火燒之乃  
成為龍或又謂新羊入羣為諸羊所觸火燒其尾則定  
封氏聞見錄載太宗問朱子奢以燒羊為對夫一宴之

名何關大體而為說者誕漫不勝其異侯鯖錄石林燕  
語莫之能折衷焉而况非此類者聖經古史墜簡殘編  
經秦煨燼出漢杓鑿郵書而燕說之安得不紛紛於後  
世乎

曲江

曲江宴會今人但知唐進士故事不知始乃是下第舉  
人之會李肇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比為下第舉人邇來  
漸侈靡俱為上列所占向之下第舉人不復與矣所以  
逼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時或  
擬作樂則為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

從應妨一日春勅下後人置皮袋例以圖帳酒器錢絹  
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  
皆携酒器行其皮袋狀元錄事同點檢闕一則罰金曲  
江之宴行市羅列闌闌為之半空公卿家率以是日揀  
選東床據此則初不過為眊睩解悶之舉而後乃翻成  
佳會也

### 龍虎榜

今人以中甲科為龍虎榜起於唐正元中陸宣公主試  
試明水賦御溝柳詩得韓愈歐陽詹賈稜陳羽齊季若  
等皆天下孤雋偉傑之士號龍虎榜

### 私友

淳熙中起汪玉山知貢舉有一布衣屢黜於禮部心甚  
念之乃書約其會于富陽一蕭寺夜分密語之曰集此  
行或有貢舉當持相牢籠程文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其  
人感喜玉山既知舉卷中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置  
之前列及拆號非其友人數日友人来見玉山責之曰  
何相負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不能就試何敢  
泄漏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来謁因問  
之曰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曰茲事甚恠不  
敢不以實對某之来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間步



此等事真  
實不虛疑  
其怪誕者多  
見其少所見也

廡下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  
年矣是夕夢一女子行廡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  
語相告頭場卷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  
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恠之遂用前言果叨前  
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此雖近於語恠然  
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無  
則雖貢舉者欲相牢籠亦不可得一則人發一念出一  
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  
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惑之甚者也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

今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  
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  
二章驚喜携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為二章所竊  
悵惋甚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闕  
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  
相似乃章持而方叔竟下第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  
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  
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  
而卒夫東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  
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為

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何子容  
曰國朝胡祭酒先生文集中載此事不知何從得來思  
考之鶴林玉露載之詳矣

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將放二  
十七人及第潛持名來呈相府才見首座李公吉甫公  
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吳武陵及第也  
其榜尚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  
武陵姓字呈上李公公謂曰吳武陵至是麤人何以當  
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雖即未聞文筆乃堪採錄  
名已上榜不得却馬雲溪友議

蜀中類試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為暗號李璧季璋  
真季永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侯姓  
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示侯侯頗疑  
之將出門故少留候李出而踵其後至納卷所以小金  
牌與吏取視二李卷子策聯皆曰日射紅鸞扇風清白  
獸樽侯即於已卷改用之既而皆中選二李謝主司主  
司問此二句何為又以與人二李恍然他日偶有所聞  
終身與侯不協蜀機

### 百篇科

吳士孫發嘗舉百篇科故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富體

喧金屋一日官衙下玉除陸龜蒙亦有云直應天授與  
詩情百詠唯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時如此此科不知  
創於何代宋初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即命試太平興國  
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為題詩云  
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兩山僧道柳泉每  
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  
第仍詔今後應此科者約此題為式

中吳紀聞

自陳

故事南省奏名第一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必越眾抗  
聲自陳雖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吳春卿歐陽文忠皆

由是得升第一甲獨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輩屢趣之皆  
不應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時人服其靜退  
自是廷試當自陳者多慕效之其後科舉當升等人其  
目不一有司皆預編次唱名即舉行其風遂絕

應不求聞達科

昔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逢一書生  
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云將應不求聞達科

因話錄

此與

孝廉聞一知幾者何異士人奔競古今同然惜哉

戊與丁合及第

趙化成初舉進士夢皂衣人曰子名化成成字戊丁也

須戊與丁合即及第其年果得第

秘閣閣談

科目

漢時科目人知有甲科乙科而不知又有丙科儒林傳  
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  
景即丙也

父子狀元

卮言云父子狀元者惟宋梁顥及固耳余讀朱翌雜言  
云本朝父子作狀元者有安德裕與其子守亮張去華  
與其子師德其後狀元之子登科者極少從葉祖洽至  
沈晦十九榜六十餘年俱無子登科然則父子狀元宋

有三氏而卮言獨舉梁氏何耶○真宗東封六月放梁  
固以下及第祀后土於汾陰放張師德以下及第魏野  
以詩和之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兄弟狀元

兄弟狀元唐貞元七年閬州尹樞元和八年尹極樞弟  
也

三世探花

父子孫探花李宗諤子昭邁十八歲瑣廳及第昭邁子  
果卿果卿子士廉皆不逾是歲凡三世俱為探花郎

三元

文毅不能忘已

古懷雜錄載劉子欽江西人由省元至會元及將殿試  
鮮縉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略不遜避縉乃密  
示曾榮題意明日入對榮策獨詳遂為狀元列十人後  
方及子欽後子欽名位亦不顯云又聞前輩言吾鄉王  
文恪公少年舉於鄉試禮部皆第一矣殿試對策復當  
作狀元商文毅公嫌其並已抑為探花嘗羨宋朝三元  
後先相望而我朝止一文毅公觀此乃知未嘗乏人顧  
所遇不同耳野史考誤云子欽非會元也是歲會元楊相  
皇明通紀洪武辛未狀元許觀池州貴池人鄉會俱第  
一建文中仕至禮部侍郎死于靖難翁氏其妻也及二

女亦死節云顧祖訓曰按此則許觀已三元矣當時之  
不傳想削籍而人不知耳

唐張又新人號張三頭謂進士狀頭宏詞勅頭京兆解

頭全唐詩話

升菴曰楊察成都人宋史稱其屬文雅致有體弟寘與  
兄齊名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蜀士在宋世三元三人  
陳堯叟楊寘何渙也亦可謂盛矣而郡志不載

四元

王長公曰唐有四元崔延翰又為制科首也宋三元則  
王丞相曾楊學士寘馮樞使京金孟學士宗獻元王憲

成都蜀地也故曰  
蜀士陳与何皆  
蜀人也

夏月大卒編

金宗哲我

明商少保輅若歐陽少師脩則本州及大學禮部稱三元而廷試乃第五非真三元也

五元

正和中張伯紀綱以三舍釋褐徽廟親御崇正殿賜之及第碩知舉吏書張克公等曰人言祖宗時有三元今綱係四元克公等對曰綱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舍校定次上舍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人所以京師有五元之目上曰自來止說三元今張綱五處作魁必不是偶中當優獎之遂除大學博士綱金壇人其後

立朝有大節為世名臣

見垣齋筆衡

老狀元

遯齋閒覽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容齋四筆云以國史攷之梁公以雍熙二年及第景德二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卒年四十三朝野雜記謂顥登第年纔二十二弇州卮言以顥傳辨之容齋之言是也然則顥實少年狀元耳侯鯖錄崇寧中狀元徐適宴罷瓊林作詩曰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官花醒後看然則宋狀元之

老者徐公其首矣

清夜錄載唐義登科後解嘲詩云讀書五六擔老  
來方得一青衫。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鶴林玉露載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名陳脩唱名時高  
宗問年幾何曰七十三問幾子曰未娶遂詔宮人施氏  
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清  
波雜誌又謂閩人韓南談資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  
中興之美賦第五韻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  
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壑高宗親書此聯粘之殿壁

幼敏

曹彬生周歲。父母以玩具羅于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提  
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

白樂天始能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微之序

桓彞見謝安石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踪

王東海

文字志

祥符八年以童子蔡伯希為秘書省正字伯希年四歲  
誦書百餘篇上召入禁中應對周詳所誦精習因命以  
官

呂嗣興孝宗朝四歲授從政郎為皇孫榮國公伴讀後  
亦無聞

到鏡字圓照灑子五歲口授為詩。姁有思致。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梁書

蘇頌

蘇頌年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頌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濤樹猶如此人何以任。皆歎異之。

黃庭堅

黃庭堅年五歲已誦五經。一日問其師曰人言六經何獨讀其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庭堅曰於是何言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其父庶喜其警。

悟欲令習神童科。舉庭堅竊聞之。乃笑曰是甚。做處庶尤愛重之。八歲時有鄉人欲赴南宮試。庶率同舍餞飲。皆作詩送行。或令庭堅亦賦詩。頃刻而成。有云君到玉

皇香案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晁民客語

王思範瞻六歲時從師讀書。有伎經門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虔曰。太宗不棄寄之。此子

劉孝綽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南史

唐肅字叔元。錢塘人。錢鏐時七歲能誦五經。名聞中國。後與孫何丁謂遊學者慕之。官至龍圖閣待制。駱賓王



七歲能賦詩

道旁李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者道邊李樹有子板折諸小兒競走之惟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李安期百藥子也七歲能屬文對高宗曰此見公卿有所薦進皆目為朋黨所以人人身噤默以避謗若忘其親讎惟才是用誰敢不竭忠以聞

宋賈黃中七歲以童子及第李昉贈之詩曰七歲童子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

頌舌端

郭忠恕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國初不仕太宗聞其名召為國子監主簿

楊大年六歲學吟詩七歲能屬文十一歲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頃刻立成送中書再試喜朝京詩有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太宗嘆異以為秘書省正字王元之七歲能文畢文簡竒之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爭似鳳衆莫能對元之書其下曰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曰經綸之才也

孔穎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

謝蘭八歲為春日閒居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裴季彥  
秀河東聞喜人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  
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後進  
領袖有裴秀晉書

### 何妥

何妥八歲時遊太學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為  
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姓顧是賃雇之雇為新故之  
故

### 劉之遴

劉之遴字思貞涇陽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

沈約任昉見而異之梁書

### 崔英

崔英年九歲符堅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堅曰有何義曰  
在上不驕更問有何義曰上愛下下敬上堅曰卿好去  
年十七用為大夫英曰日月可重見陛下至尊不可再  
覩士或可用何在後期堅曰勤好學待十七必召卿也  
及期拜諫議大夫外史

### 六十不娶

華寶父從軍時寶八歲其父語寶曰吾還當營婚冠值  
咸陽喪亂吉凶兩絕寶年六十不冠娶舉言流涕孝子傳

稱象

孫權獻大象於魏祖。祖欲知其斤數，問用何術稱之。群臣以下，莫有對者。時祖少子蒼舒年九歲，曰：置象舟中，刻至水處，秤他物較之，即知也。祖大奇之。

吐唾

王右軍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一日，大將軍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言逆節之謀，都忘右軍在帳中。右軍既聞所謀，自計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睡。論事造半，方憶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睡於

一着先機，問不容發。

是得全時人稱其有智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遂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也？何大驚，即易之。

張九成八歲，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公答如響，諸老目為奇童。

班固九歲能屬文

范質字文素，母張氏夢人授五色筆而質生。九歲善屬文。

元豐七年，賜饒州童子朱天鈞五經出身。天鈞年九歲。

禮部試誦七經皆通上召入禁中取經試之隨句即誦  
賜錢五萬使買書以歸戒無廢學長編  
謝惠連十歲能屬文嘗為雪賦

盛孝章逢一童容貌非常恠而問之是魯國孔融時十  
歲餘下執融手載歸舍便結兄弟升堂拜親會稽  
典錄

順帝時左雄為尚書時汝南謝庶河南趙建年始十二  
各能通經奏拜為童子郎

任延字長孫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  
名太學太學中號為神童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况勃衣方領能矩  
步言詞嫺雅授財知書見之自失况慰之曰朱勃小器  
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為將軍封  
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虞詡十二歲通尚書為朝歌長

### 辨年號

朱梁張策年十二父同嘗浚其泉井得鼎耳有篆曰魏  
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干造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  
在傍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改元為建康其年十  
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元年無二月矣鼎文何繆與  
同大驚亟遣取魏志展讀果驗宗族奇之

咸平二年令秘書正字邵煥於秘閣讀書從其請也秘閣讀書自煥始煥嘗以童子召對賜帛遣歸是春復召至京師上令賦春雨詩授筆立成遂命以官時年十二又十月召饒州童子米天申對於睿思殿賜五經出身天申天鈞再從兄禮部言天申年十二試誦十經通也

編長

司馬朗十二試經為童子郎

漢書

黃琬以瓊孫為童子郎

漢書

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

漢書

左雄並奏童子郎注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年幼才雋者拜童子郎

柳偃年十二見梁武帝帝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句美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蘇世長十歲上書周武帝帝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曰為國不侮鰥寡為政以德溫公曰夫人當孩提相聚嬉戲曾隊免之不殊也及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踈矣乃於此時即能諳誦典籍尋繹其義進趨巖廊之間雍容答問之際且能勉君以德為政與夫愛民之事雖碩學宿儒之對不是過也自古能以幼慧聞者多矣未有如二子之言為可用也回視世上兒子豈不徒紛紛乎

諸史

偶論

良曰

卷之三

七

杜安字伯夷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

褚陶字秀雅錢塘人聰慧絕倫年十三作鷓鴣水碓二

賦死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

崔駰十三通詩易春秋

荀爽字慈明十三能通春秋論語橋玄稱其可為人師

長張璠漢紀

何武年十四五益州刺史王褒使辨士王褒頌漢德作

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令武與成都揚履眾等共習歌

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

宣室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

謝奉字言揚十四贈沈約詩為約所賞南史

景德二年拱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善年

十三皆以俊名聞特召試詩賦乃賜殊進士善孝究後

又召殊試詩賦論既成權秘書正字秘閣讀書

王夷父父又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舅羊

祐申陳事狀詞甚俊偉祐不然之夷甫拂衣去祐頽謂

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亂化者必此

人也

管公明發聲徐州號為神童

許玄度總角秀慧眾稱神童

崔暉字敦詩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貢奉梁肖薦  
其有公輔器遂擢甲科

阮元瑜少有雋才應機捷麗嘗就蔡伯喈學蔡歎曰童  
子奇林朗朗無雙

袁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  
下國學憲十四被召為正言生祭酒到溉愛其風神博  
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  
令試君數日君正遣門客與憲候弘正將升講坐延憲  
入室授以麈尾令憲堅義時謝岐何安在坐弘正曰二  
賢雖窮粵贖得無憚此後生何謝迺起義端深極理致

憲酬對間敏時覲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辨論有餘終不  
能屈

崔宏字玄伯東武城人少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

魏書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幼聰敏號神童梁時有沙門訟  
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顯曰貞文字為  
与上人帝忌出之

許善心多聞默識為當時所稱謂為神童仕隋為秘書  
監嘗製神雀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

汜昭五人名五龍少時皆稱神童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瑩密於灰中藏火艾

母寢乃燃之人呼為聖小兒  
蓋華海青人舉神童累官太子賓客

李衛公

李衛公幼時父吉甫每誇其敏捷武相元衡召見問曰  
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告吉甫責  
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  
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三童賦

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少知名嘗同時詣驃騎將軍朱據  
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因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

騷裏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  
然後入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鵠  
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  
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  
高墉三人皆隨目便賦成而後坐據大笑悅

奇童

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員儼九歲  
升座詞辯注射帝異之因問童子豈有類志者乎儼跪  
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  
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



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必即  
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  
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 獐鹿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元澤何  
者是獐何者為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  
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 人龍

危言兄弟稱二龍者漢許虔許紹齊柳悅柳恢五龍宋  
竇儀兄弟六龍晉卞粹及溫羨八龍漢荀氏儵緄靖素

注爽肅專唐崔氏瑋琪璿璵瓊瓊瓊然不止此按汝  
南先賢傳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  
焉焦氏類林烏承珖烏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沉勇而快  
號為轅門二龍本傳平原陶丘洪舉劉正禮為茂材刺史

曰前年舉岱柰何復舉繇洪曰若使明君用岱於前擢  
繇於後所謂御二龍于長途騁騏驎於千里謝舉與兄  
覽齊名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御二龍于長途郡  
決曹汝南周燕少卿之子重合令子輿櫟陽令子羽東  
海太守子仲克州刺史子明潁陽令子陽各居一里號  
曰五龍又北海公沙穆五子長紹字子起次孚字允慈

所難者在  
如歲時耳

次恪字允讓次逵字義則次樊字義起京師號曰公沙  
五龍天下無雙俱見淵明集崔鴻前涼錄辛攀字懷遠  
隴西人父爽尚書郎兄鑿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  
雍為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南宋張景山岱與兄  
太子中舍演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  
俱知名時人謂之張氏五龍然五龍之稱古初已有春  
秋命曆序云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  
龍號曰五龍按五龍路紀列在秦皇氏之後則其來久  
矣羅莘曰今膚施縣有五龍山蓋其出治之所崔徹兄  
弟險微兄弟俱七人號七龍韓忠獻公億八子綱總絳

繹緯續維縞多為聞人絳縝皆為宰相維為門下侍郎  
時人以比荀氏八龍北齊王昕王暉王昭王晞王皓兄  
弟九人風流蘊藉時號王氏九龍魏張魯有子十人時  
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溫恭皆兄弟稱龍者也四龍獨  
少唐李亮李訓李叔李侑之子皆為狀元時號四龍雖  
非同胞然出一家一時且俱作狀元亦甚異矣見對類

按晉史下粹  
壺之父也

李膺高自標持後進有升其堂者以為登龍門任昉為  
中丞簪裾輻輳與其宴者號為龍門遊

徐庶謂先主曰孔明卧龍也庾亮臨江州聞霍湯之風

東帶躡履而詣焉。遂表薦之主簿張玄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卒於家，私叔夜嘗着養生論，鍾會以舊憾言於文帝曰：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當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母立儉。

蔡邕飲至一石，嘗醉在路上，卧人名曰醉龍。陸龜蒙詩：思量北海徐劉輩，枉向人間號酒龍。北海謂孔融。徐劉，徐邈、劉伶也。宋纖居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鏡鼓造焉。纖拒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

龍也。

崔鷄許受人號二龍，華歆與管寧，邴原游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見魏畧。二人為一龍。曾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龍之睛，見相書。濟北汜昭戴祈，徐宴夏隱，劉彬少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號為五龍。索靖字幼安，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汜秉、張翹、索紞、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燉煌五龍。敬暉、袁恕已、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興復中宗，史稱五龍夾日。此非兄弟而稱龍者也。王伯厚引周生烈子云：舜駕五龍以騰唐衢，武服九駮以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此之稱龍，則又以馬喻矣。其他則不能盡。

述人而稱龍其起於夫子老子猶龍之說歟

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為大龍小兒數十拍手呼  
為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曳床間卒于安州貧不克葬  
滕元發為郡一日夢毅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  
毅夫也元發因出俸營窆

孫升公談圖

### 人鳳

兄弟稱三鳳者唐河東薛元敬與從弟收從兄德音而  
已收為長離德音為鶯鶯元敬年最少為雛雛又北史  
齊郡賈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  
鳳瘞其木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

鳳脫人衣則兄弟雙鳳也若王劭清貴簡素研味玄贖  
桓温稱為鳳雛閔鴻見陸士龍小時即奇之曰此兒若  
非龍駒即是鳳雛龐德公目龐士元為鳳雛雖以鳳稱  
而非齊美漢書蔡邕崔實號雙鳳雖云並美而非同氣  
賽齋瑣綴錄謂泰和徐川與弟貢威時號徐氏三鳳羅  
欽順與弟欽德欽忠時號羅氏三鳳盛稱其同胞兄弟  
視薛氏族從者過之然此特鄉人一時頌美之辭未必  
燒笑河東也

北齊崔陵與弟仲文同日受拜時號兩鳳聯飛

翰林五鳳宋白賈黃中李奎呂蒙正蘇簡易太宗時五

人同拜學士時有詩曰五鳳同飛入翰林群書備數

### 鳳毛

宋謝鳳子超宗為新安王子鸞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帝大嘆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聞之出候超宗曰君有鳳毛可一見乎超宗徒跣還內道隆待至聞不得乃去齊高阿那肱錄尚書事屬孟夏源師攝祠部以龍見請雩那肱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理當雩祭非謂真龍也那肱曰漢兒強知星宿二事甚可咲○何子容曰鳳毛有兩出處謝超宗故事後人文字中多用之而及王邵

者鮮超宗邵皆晉人也○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温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又讀陶穀清異錄陳喬張必之子秋晚並游玄武湖羣鷗游泛必子曰一輪活水瀟湘浦喬子俄顧吏卒曰此白色水禽可作脯否人謂必子半莖鳳毛喬男一堆牛糞

蔡邕崔寔號並鳳

玉箱雜記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四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南海金節持父父校

生肖

今人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為人命所屬莫知所起周  
宇文護留齊其母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  
者屬鼠小者屬兔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北狄中每  
以十二生肖配年為號所謂狗兒年羊兒年者豈此皆

胡語耶

春風堂  
隨筆

十二辰所屬如子鼠丑牛之類人多不解其說王充論

衡問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也  
曰寅木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犬丑未亦土也丑禽牛  
未禽羊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亥水也其禽豕  
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午亦火也其禽馬水  
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然亦  
有不相勝者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  
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水不勝  
金獼猴何故畏鼠土不勝金獼猴何故畏犬十二辰之  
禽以氣性相克則尤不相應大凡含血之蟲相服至於  
相啖食者以齒牙頓利勦力優劣自相勝服也聽兩按  
紀談

此則生肖所屬漢時已有其說陸儼山謂為當時胡語  
蓋未詳爾

十二月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  
數以為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五  
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取屬之偶數牛四爪兔兩爪蛇  
雙舌羊四爪鷄四爪猪四蹄見洪巽漫錄子午卯酉五  
行死處其屬體皆有虧鼠無膽兔無腎馬無胃鷄無肺  
見曾三異因話錄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

### 三十六禽

用修云古者術數又有三十六禽蓋每辰而三世少知

之子則鼠也。蝙蝠也。燕也。丑則水牛。黃牛。兕牛。寅則虎。豹。羆。卯則兔。狐。貉。辰則龍。蛟。虬。巳則蛇。蚓。蝮。蟪。午則馬。鹿。獐。未則羊。犴。狝。申則猿。猴。狢。酉則鷄。雉。戌則狗。狼。豺。亥則豚也。豕也。蒿猪也。陶隱居本草注畧引之。李淳風引詩緯推災度以十五國風應十五星禽而以蝮蟪屬邶國可謂附會不經矣。然其說自戰國以來有之。雖謬悠孟浪然亦古矣。特著其說以廣異聞。蝮蟪今之瓜牛亦穴居者。故與蛇蚓同類。邶國區區之地與蝮蟪何相干哉。良可發一笑。按用修謂三十六禽為戰國以前有之。蓋因本草註引詩緯也。然諱書似不出於戰國新莽尚符識其書大抵多出此時。

本命

逸禮本命篇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蓋本乎此書。大傳孔子之說亦然。白虎通謂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以生萬物也。陽奇而舒故三終陰偶而從陽。故再終三天兩地之道。羅泌曰元氣之所運始于子。立于巳。子者字之始而已。者包之始。自子推之。男左行三十而立于巳。女右行積二十而合。



之已正陽也陰實從焉是故遂人氏因是而制禮三天  
兩地自然之數也自已而數之男十月毓于寅女十月  
毓于申申為三陰寅為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于甲月  
生于庚日月東西夫婦之象也甲統于寅庚統于申是  
故陰陽之合必以正將以順性命之理歟羅公此說雖  
似牽合然自是一理故錄之

### 祿命

江湖間談性命者有子平有五星有範圍前定諸類士  
大夫所樂聞者惟子平為庶幾相傳宋有徐子平者精  
於星學後世術士宗之故但稱曰子平然嘗聞之隱者

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嘗與麻衣道者陳圖南呂洞濱  
同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末徐彥昇其  
實非子平也

聽兩紀談

韋丹以乘驢易市龜放之江後獲報以命數曰知君要  
問命故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為報  
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後歷官一十七政年  
月日皆不爽由是知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但為天曹秘  
密耳世人瑣瑣却以問之庸鄙術人無乃已疏乎李豫  
亨曰余嘗贈術士云賦形有定安能移假饒先知亦奚  
為足祛世人之惑

宋人好善家無故黑牛生白犢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  
攻宋丁壯者死老幼皆上城城破皆屠之獨父子盲得  
無粟城圍解則父子俱視塞上有善術者馬無故亡入  
胡其父曰何遽不為福乎數月馬歸父曰何遽不為禍  
乎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吊之父曰何遽不為福乎居  
一年胡人入塞丁壯引弦而戰死者十九獨以跛故父

子相保

淮南子

蔡條云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為亡至一切聽之  
反棄人事斯失矣先魯公生慶曆之丁亥月當壬寅日  
當壬辰時為辛亥幼時言命者或不取能道位極人

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後操術者

人人爭談格向之高推富貴之絲徒足發賢者之一笑

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粉於

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

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其家大喜謂且必貴時人亦為

之傾聳長則恣其所欲為鬪鷄走犬一切不禁始年十

有八春末携妓從浮浪人躍馬游金明自苑中歸上下

悉大醉矣馬忽駭入波水中浸而死

鐵圍山叢談

後魏右將軍孫紹引吏部郎中辛雄謂之曰此中諸人  
尋當死盡惟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

推祿命知者異之在唐則有李虛中後言命者又比虛  
中詳矣宋人記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  
王有大遷除軍校則有大責罰小小陞轉則軍校亦微  
有譴訶然則命亦未可盡信也

餘冬序錄

### 談命

張端義貴耳集數十年來向時之術行者多不驗惟後  
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  
我向時之術何汝驗我不驗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  
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  
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司郡守帥閫者日

以殺人為事乎老者歎服關於氣運局於方向歲月日  
時之同不足以一槩其吉凶也

魏徵為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叅時徵方寢二人窓下平  
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  
聞之作書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好  
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明日引注由  
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問知其故嘆曰官職祿  
料由天信不誣也朝野僉載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仁宗問之曰  
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在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

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  
秘甚嚴先命乙携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携一  
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問之乃是乙至半道  
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能政齋漫錄

歐陽歸田錄載張堯封家甚貧或相之曰相不過幕職  
然骨貴必舉王封後堯封進士及第終幕職其女溫成  
后貴贈清河郡王夫貴在其身後而事關於生相如此  
唐肅宗后父張去逸少獵渭曲射殺巨蛇驟遇兩雷逃  
依野寺方震霆烈火交下之際聞空中曰勿驚僕射震  
火遂散復集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又曰勿驚大尉既

而陰翳廓然終無所損去逸自期當富貴不數年病卒  
官止太僕卿至乾元初以女貴前後三贈官

### 相法

唐定命錄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憂之問天剛答曰  
神氣清秀壽若不永又請連榻而寢視嶠睡無喘息候  
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必大貴壽是龜息也廣異記云  
魏元忠謁張憬藏待之甚薄質通塞不答公怒拂衣去  
憬藏遽曰君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袁張天下奇術也  
袁非得之睡將以壽為夭張非得之怒將以貴為賤見  
人於目睫間欲斷平生禍福誠難又有因人事而變者

如芝田錄載葫蘆生始不許白中令大貴後因還婦人  
所遺寶帶謂近種陰德位極人臣遜齋閑覽載胡僧始  
言大宋不失甲科後因渡議謂丰神頓異如活數百萬  
命小宋令歲首捷公不出其下今人盡以禍福委之定  
命可乎鼠璞

史記魏相傳載長安中有善相者田文與韋丞相魏丞  
相邴丞相徵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三君皆丞相也其  
後果相代為相唐方技傳載張憬藏善相姚崇李迥秀  
杜景銓從之游憬藏曰三人皆宰相姚貴已而果然高  
智周與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游揚州石仲覽傳舍非

以見相工工曰皆宰相也石氏不及見焉來見貴而未  
塗屯蹟高晚達最壽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  
也後皆如相工言東齋記事載張鄧公寇萊公張齊賢  
王隨同詣卜肆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宰相四  
人相顧笑韓莊敏遺事載少時與冲卿王禹玉同詣天  
祿山人卦鋪二人推莊敏看命云己未七月九日寅時  
生禹玉驚云珪命同也但珪午時天祿云三人皆宰相  
果然

段文昌客遊成都帝南康與奏釋褐尉賓從後劉闢逐  
佐外邑高崇文收蜀召復舊職指其椅曰此猶不足與

君坐文昌遽請歸闕至興元西鵠鳴驛有僧倚巴山者  
有前識謂文昌曰去日既逢梅藥綻來時應見杏花開  
至京屢陞擢自相位拜劍南節度西至鵠鳴僧已物故  
杏花方盛

相形

相形家以人形如物形者佳如班超虎頭燕頤何尚之  
真犊之類是也人生又有為物之精者如杜預蛇精郭  
璞鬣精肅宗為儋耳龍祿山為猪龍郭見李善文選注天地之  
間人最貴乃為異物之精又以形貌聲音似鳥獸為貴  
何也至於比德則以麟鳳龍虎騏驎為說猗覺寮

默坐

金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于終日客  
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  
終日危坐而不欠伸歌側蓋百無一二其能之者必貴  
人也以其言試之人皆驗

擇壻

王沂公初就殿試時已有盛名李文靖為相適求壻語  
其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公名曰此人當為公輔是時  
呂文穆亦求姻於沂公公聞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從  
李氏唱名果第一晏元獻嘗屬范文正擇壻文正言有

二人一富高一張為善公曰孰優曰富君器業尤遠大  
遂納富即鄭公也時猶未改名以宰相得宰相衣冠以  
為盛事為善亦安道舊名孫升公談圓載元獻事頗異  
公門下有常賣人王青者相術甚精夫人一日呼至堂  
下相其女曰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為我擇一壻青應聲  
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在興國寺  
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黜于春  
官元獻大悔未幾中大科恩比狀元即鄭公也青亦有  
壻時秀才儀貌甚偉眾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  
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曰

相板

庾道愍精于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祜屢以言語忤顏  
色以手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貴然令人多愆  
忤休祜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  
稱下官帝性多忌甚不悅休祜具以狀言帝意乃釋

遇

王沐者玉涯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  
權跨蹇至京索米僦舍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涯於門  
屏所望不過一薄尉耳涯潦倒無屬叙之情大和九年  
秋沐方說其嬖奴以導所欲始召見欵曲而許微官處

之自是旦夕造門以竢其命適涯敗露伏法仇士良收其家族沐方在私第被執腰斬

舒守謙元與之族也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與以源流非遠而禮遇頗厚經歲處元與舍未嘗一日間元與謂之猶子薦取明經第官歷秘書郎及持相印許清曹末年以非過怒之朔旦伏謁頃不相見日加譴責又為童僕輩白眼守謙不自安遂致書門下辭往江南翌日辨裝出長安咨嗟蹇分怙悵自失駐馬回望泣涕連如始達昭應忽聞元與之禍釋然驚喜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有定分焉杜陽雜編

盧渥於澹水逆旅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斂身避之帝呼與相見乃自稱進士盧渥帝請詩卷袖之而去他日對宰臣語及渥今主司擢第宰臣問渥與主上有何階緣渥具陳其由温庭筠遇宣皇於逆旅不識龍顏傲然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六參簿將之類帝曰非也明日謫為方城尉制詞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句竟流落而死二人皆遇宣宗而一進一黜雖其自取然亦有幸不幸矣

孟浩然一日從友人人遊翰林院適玄宗至見之詢其所作誦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玄宗曰卿自棄朕



朕何棄卿孟貫見周世宗詢其所作誦云不伐有巢樹  
多移無主花世宗曰朕伐暴吊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  
皆不蒙錄用終焉王欽若少寒窘依幕府居時章聖以  
壽王尹開封晚過其家見紙屏題有詩其一聯云龍帶  
晚烟歸洞府鴈拖秋色過衡陽甚愛之曰此語落落有  
貴氣遂召見與語因擢致上相由是知人之遇不遇命  
也夫奚得而強哉今世工文章以為進士業者其去取  
於主司蓋亦莫不似此

夢蕉詩話

### 卜筮

洪容齋曰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逆之

說禮記之筮卜不相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  
卜以為瀆龜筮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  
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魯穆  
姜徙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注  
云周禮大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  
占故言遇艮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  
占變爻得隨卦也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  
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  
家曰大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  
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則曆卜諸家自古時

不同矣唐吕才作廣濟陰陽百忌曆世多用之近又有  
三曆會同集蒐羅殆盡以擇日一事論之一年三百六  
十日若泥而不通殆無一日可用也

占繇

洪容齋曰周禮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  
三曰原兆杜子春云玉兆顓帝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  
兆周兆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又掌  
三易之灋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  
六十有四今獨周易書存他不復可見世謂文王重易  
天文為六十四卦然不知夏商之易已如是矣左氏所

載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  
成季之卜曰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晉獻公驪姬之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嫁伯姬之繇曰  
車說其輶火焚其旗寇張之狐姪其從姑秦伯伐晉曰  
于栗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文公納王遇黃帝戰于  
阪泉之兆鄆陵之戰晉侯筮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  
目宋伐鄭趙鞅卜救之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  
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名  
位敵不可干也杜氏謂鞅姓盈宋姓子蓋言羸與盈同  
也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衛莊公卜夢曰如

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十占皆不可得其說故杜元凱云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于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架虛而不經可爲通論然亦安知非連山歸藏所載乎

龜卜

唐李華謂龜卜之法當廢楊用修極是之用修曰聖王以麟鳳龜龍爲四靈而獨於龜剝之煮之何其慘也摘巢毀卵則鳳不留剝胎剔孕則麟不遊聖王之世使鳥獸魚鱉咸若而獨忍於龜何耶古者龜筮皆有書孔子

贊易而不贊龜蓋亦欲崇此廢彼也且惠迪從逆吉凶在人龜何知焉傳稱武王伐紂卜而龜焦以至仁伐至不仁何事於卜卜之不吉將遂止乎其後漢高帝入關不聞其卜而後入也文帝將入繼乃猶龜卜賴得吉兆若其不吉將遂不行漢之大事去矣史記龜筮傳載宋元王不忍龜之死反覆千百言元王的不忍于龜即齊宣之不忍于牛也二王其有仁心哉宣王以羊易牛善矣元王聽衛平得龜可霸之說卒殺其龜何曾聞元王之興且霸乎用修此論最善愚觀古人雖用龜卜然大事用龜小事用筮龜亦未嘗輕用觀漆雕期對孔子臧

氏家有龜文仲三年一兆武仲三年二兆孺子容三年  
三兆是也後世小事亦卜而每每響應於販鬻奸宄之  
徒故龜之應愈靈而其受剝剔之禍愈甚若以子服惠  
伯所謂忠信之事則可推之龜之靈乃其所以不靈也  
易言天生神物謂著與龜今著草不生久矣而筮未嘗  
廢占者亦未嘗不驗然則决疑者亦豈必龜哉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  
以威儀卜沈尹氏以致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如響蓋  
精誠既極鬼神從而感應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李廓王建皆有鏡聽詞鏡聽今之響卜也

金燈山趾有淵每歲人日郡守於此修油卜故事謂以  
油洒水面觀其文驗一歲之豐歉山在夾工又池陽上巳日  
婦人以薺花點油祝而洒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  
則吉謂之油花卜圖經

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神龍中前用瓦子  
過客投之以卜休咎仰為吉覆為凶南都新書

燕北雜記契丹行軍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  
破為吉不破為凶一云韃靼占卜用羊脾骨以鐵稚火  
錐之視其兆折以决大事遼東志扶餘國有軍事則祭  
天殺牛觀蹄以占解者為凶合者為吉北戶錄邕之南

有鷄郊卜又云南方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鷄擇骨為卜  
學齋佔俾云今之瓦卜蓋有取於周之瓦兆古法也小  
說雜書傳虎卜馬卜紫姑卜牛蹄卜鷄骨卜雖不法於  
著龜亦有可稱者今滇中夷羅一切事疑不能決輒請  
巫師殺鷄籤其腿骨穴斜五多少以下吉凶巫師曰大  
奚婆一曰朶弓薄其法特神驗云羊脾骨卜見孟  
珙蒙鞋備錄  
宋太祖時或詣司天監苗光裔卜苗布策成卦曰當遷  
徙問損人丁否曰無害又一人占如前又一人占亦如  
前苗疑之起執其裾問為何物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  
池龜也前二人吾祖若父也今朝廷廣池且及吾穴

恐見殺故來問耳苗釋之即以表聞已而掘池得龜數  
十萬下令不得傷一龜悉輦送他水聶心遠云或謂物  
之靈無如龜故決嫌疑定猶豫必問之龜今禍福休咎  
龜不自知又決之人人靈乎龜靈乎此事見隗詒集

### 虎筮風卜

有神巫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無  
罪者不顧名虎筮出朝野僉載嶺南人有病以風卜之  
向身為吉背身為凶出西陽雜俎

### 卜錢

擲卦以錢起於嚴君平唐詩岸存織女支磯石井有君

平擲卦錢

都少卿玄敬嘗言家有宋板京房易傳得於鄱陽余少  
宰子積者於易無所發明蓋亦自成一家言卦分世應  
起星氣筭位即今世錢卜五鄉六親之術小數也而文  
理微密比太玄頗為簡易云中和堂隨筆然則擲卦以錢或  
者其起於京氏乎

筮易以著古法也近世以錢擲爻欲其簡便要不能盡  
卜筮之道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為陰無字者為陽故兩  
背為拆二畫也兩字為單一畫也朱文公以為錢之有  
字者為面無字者為背凡物面皆屬陽背皆屬陰反舊

法而用之故建安諸學者悉主其說或謂古者鑄金為  
具曰乃曰泉其陰或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一以  
為陰一以為陽未知孰是祛疑說論

勾陳騰蛇

揚用修曰今之易卜以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起  
勾陳己起騰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蓋不通理者  
遷就之敝戊己同為土豈可分為二騰蛇為北方水獸  
何以移之中央乎今定其次戊己共起勾陳而壬起騰  
蛇癸起玄武得其當矣何也北方之次於卦為艮有終  
萬物始萬物之意於方為北又為朔於人身為腎有左

右於器為權衡於物為龜蛇於色為玄黑於官為修熙  
於四德為貞正而固亦兩事也於太玄罔蒙直酉冥以  
配四時而冬兼酉冥且壬為陽水以騰蛇之雄配癸為  
陰水以玄武之雌配不易之道也此誤千餘年矣卜之  
不驗豈不由此

### 占鼎

孔子家語載孔子嘗使子貢义而不迈占之遇鼎弟子  
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  
來也固問曰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  
且至矣明且子貢乘潮至

### 西域胡

漢書武帝穿昆明池得黑灰有外國胡云此是天地劫  
灰之餘也問東方朔朔信然高僧傳漢武帝穿昆明池底  
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可問西域胡至明帝時天竺人  
法蘭至眾人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  
也西溪叢語載孫天舉云嘗見吳天用家藏一易書不  
知何人作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乾坤有毀時故終之  
以未濟蓋乾坤毀則有水火之災水之災多在東南火  
之災多在西北故西北多灰山東南多水東南之山皆  
水衝激而成有連亘三四百里而不絕者乃地脉也後

兵火失其書亦不能盡記其說武帝穿昆明池正西北方地也

卜伐

六韜曰文王使散宜生占卜伐殷吉乎不吉鑽龜龜不兆數著書交而拆散宜生因曰不祥不可以舉也太公進曰非子所及聖人天地之道承衰亂而起龜者枯骨箸者朽草不足以辨吉凶春秋傳曰吉凶由人也○感應經朽骨枯草安知凶吉本此

卜珞郭璞

卜珞少通易郭璞見而歎曰吾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

珞見晉書術信  
和音訓

珞曰吾四十一為卿將當受禍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此珞曰子勿為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不能免卿將也後珞為劉聰軍將敗死晉陽而璞亦以公吏為王敦所殺二人之術精矣人惟不知禍故不及避二人知之而卒不免此非一定之數耶龍門之隱珞終不出則持節北平之命自不相及璞失身為敦叅軍而復為嶠亮筮豈得不致其疑珞謂璞不為公吏可免珞被聰一召即行何也璞之言不能免則何為甚營之裸身被髮雪刃誅馘營免之策止于是耶殺身之禍二人知之而卒不免也

良不代梓編

卷之七



術雖精何益而人復從而請其術不已惑乎

### 建除

建除十二辰史漢曆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以為不吉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篇云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今會元官曆每月遇建平破收日皆不用以建為月陽破為月對平收隨陰陽月遞互為魁罡也酉陽襟俎夢篇云周禮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無此語正義曰案堪

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為陽破陰陰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十干為破未之前聞也

容齋續筆

### 旺氣

誠意公嘗過吳門中夜聞撞木聲以問左右曰某人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家數楹屋耳公嘆曰擇日人術精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其後家生計日裕不數歲藏銀百萬果撤屋廣之未久遂貧

落如故續已編

三瓦

東園客談云予家有堂名樂全虞奎章為予記之朝之大夫士咸為歌詩翰林陳衆仲有能守不成三瓦戒樂全長得葆天均之句虞公見之未解三瓦之說俾詢之衆仲云出史記龜策傳注公深服其博記且云誠所不及夫以公之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於一節之記間猶惓惓服善如此世之寡陋疾才者聞此能無愧乎○按三瓦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註徐廣云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之

然則三瓦傳也非註也衆仲謂注考亦未詳

仕宦多忌瓦日不赴官人多不曉瓦之義或云兀字九

上官忌初四初七十六日十九日名曰不祥日豚齋開覽

堪輿

霏雪錄載嘗見有作東謝卜地人用羊眠鶴飛事乃章得象母練氏常活建州一城之命其後子孫衣冠相繼世傳白羊眠處鷓鴣啼章家墳是也又孫鍾設瓜三異人示鍾葬地已而皆化白鶴飛去鍾于其處葬其母後權亮休皓四世鼎峙于吳

陶侃傳微時丁艱將葬忽失牛見一父老曰前岡見一

牛休山塢中其地葬者位極人臣又云世出二千石言  
訖不見侃尋牛因得地葬後為大尉三世為益州刺史  
盧氏雜說唐僧泓師云永寧坊東南是玉杯地安邑里  
西是金盞地

白孔  
六帖

### 宅兆

唐子西曰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達  
觀新邑管卜瀍澗之東西詩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  
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今凡通都會府山  
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  
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起聚此

誠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  
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  
遺體使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  
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  
以求福利乎郭璞謂本體乘氣遺體受蔭夫銅山西崩  
靈鍾東應木花於山栗牙於室此皆生氣相感也若死  
者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耶世人惑其說有十數  
年不葬親者有既葬而相之至三至四者有因地致訟  
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骨肉化為仇讎者皆璞之  
書為之也且人生貧富貴賤夭壽謂之天命不可改也

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楊誠齋嘗言  
璞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孫。乃身不免刑戮而  
子孫卒以哀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而後世方且  
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  
席帽山。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  
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本朝都  
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  
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  
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掘起寒微。祖父皆火化  
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孔應得云朱海菴之葬用懸棺法。術家云斯文不墜可  
謂好奇。癸辛雜集禮記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蓋言自上  
而下耳。

金山山北有鑿石為冢。深十餘丈。隧長三十丈。傍却入  
為堂。三方云得白兔不葬。更葬南山鑿而得金。故曰金

山。東漢書地理志

家語哀公問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也。孔子對曰。不  
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  
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  
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

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謚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淮南子哀公欲西益宅吏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怒左右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吏以為不祥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益宅蓋一事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折睢所言不同豈記者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妨家長

### 遁法

游周之曰兵家遁法即白法也開休生三門為吉開六白休即一白生即八白也

### 拘忌

今之仕人率多拘忌凡營造婚葬往來必選日卜時少有違礙則以為不吉坐客言笑偶犯所諱輒終身讐之及見東漢順帝時廷尉吳雄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塋人所不封土者塋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恤諱忌每

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  
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  
世魯相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  
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行路聞  
凶便解駕留止還舍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方舉孝廉  
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多談為證因  
錄之以開世俗一禁云

陰陽忌諱固不足泥然亦有不可略者嘗記丁顧言少  
卿云昔遊宦蜀中至官有期駐舟江潯游憩山寺遇老  
僧問丁公何為而至丁具以之官告又問期在何時丁

又以告僧曰是所謂兀日可不視事弗避之君必以事  
去君笑而不應既至官月餘竟以事免歸丁深異之於  
是復道故處從僧謁其術丁屢以語公臨治頗用之

東園

國客談

汝南陳敬伯路逢歸忌必反郵亭後坐誅無禁忌者多  
談為謬注云四孟在壬四仲在寅四季在子今陰陽書  
云辰戌丑未月子日寅申巳亥月丑日子午卯酉月寅  
日與舊法不同故不足信也

西漢叢語

夢

竹書紀年註載堯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舜耕於

歷夢眉長與髮等遂登庸

岳生李生各祈夢於七曲山梓潼祠祈功名事夢俱至王者前忽一人下殿傳旨曰汝二人皆可貴但身與頭不相稱因引至廊下用斧兩易其頭歸見妻子皆駭然及問平日家庭事應對皆無舛乃稍安後二人俱登科賈弼夢人易其頭還能半面啼半面笑徐郎中夢神人攜一竹籃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乃劓其鼻安一鼻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鼻自爾端正歷官正郎周必大夢一判官曰此人多陰德當位宰相奈貌陋何鬼請爲作帝王鬚數日一相士邂逅於門外捋其鬚

曰帝王鬚真宰相也必大大驚

### 占夢

周宣善占夢魏太史問之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已而太史語宣曰前夜之時皆不夢也聊試卿耳何以皆驗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又問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

芻狗為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轆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應失火也

元厚之絳少時夢人告之異日為翰林學士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熙寧中厚之除學士時先後同入院者韓持國維陳和叔繹鄧文約綰楊元素繪并厚之五人名皆從系起始信弟兄之說

蔡茂為廣漢守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取之得中穗復失之以問郭賀賀慶曰大殿者官府之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也得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句

日代戴涉為司徒本傳

### 術數

趙達嘗過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否遂出酒酣飲

晉陽館中有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綦母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筭術時庭中棗樹方實令布筭即知其數并赤白若干惟少一子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安定高貞玄菟曹元理並明筭術皆成帝時人元理嘗



術數精妙如生  
天仙不過是也

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為  
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  
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困  
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  
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數  
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剥面皮  
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曰諸蔗二十五  
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  
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雞羊豕鵝鴨皆  
道其數果蘇肴藪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

天仙不過是

之偏耶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  
蒸豕一頭厨中荔枝一椀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臯自  
入取之盡日為歡其術傳李南南傳項瑄瑄傳子陸皆  
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西京雜記

李宗曰與客入關因正旦日將謁華陰縣令客曰明日  
與公各飲椒醑酒一杯食五般餛飩不得飯明日見令  
令曰二公衝寒且速暖酒來仍著椒醑良久女奴與令  
耳語令曰總煮來謂二客曰小女嘗言不令我幹家事  
某作惱校遺歲節飲食適云五般餛飩煮何者某令總煮  
來二客食盡忽報勅使到縣令驚忙揖客去竟不得飯

未事竟  
豫先說破  
更覺人之  
莫逃乎如  
性於趨避  
不能也。  
若為善為惡  
則其可自主者  
也故士貴立志  
毋隨波逐流也

觀此益信飲  
豈有定世之  
管之思以不  
義之官貴  
者道為造  
物在後了

史逸

明皇時有術士判人食物一一先定李栖筠曰明日看  
某食何物曰大夫合食兩盤饊糜二十碗橘皮湯平明  
有勅召對上以金盤盛新糯米饊糜賜之栖筠對御不  
敢不盡帝大喜曰卿食甚美更賜一盤又盡既歸病霍  
亂諸物皆絕口飲橘皮湯二十碗方愈

史逸

### 食祿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某  
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  
人吏曰無屬陰司晉公以為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

所主吏曰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

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為驗明

且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饊糜一器上以其半

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

之曰食物所擁宜少服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日

疾愈思前夕吏言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

之食皆有籍也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

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 圖識

光武令尹敏較圖識敏曰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

王元何酉

卷之十四

五

鄙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缺文增之  
 曰君無口為漢輔帝怪之問其故敏曰臣見前人增損  
 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竟不罪敏敏此事  
 謂之滑稽玩世亦可謂之託焉以諷亦可光武所以不  
 罪敏豈以一問首服為可怒耶抑心知圖讖為世俗所  
 增損如敏者甚多姑欲遂非耶桓譚論讖意與敏同及  
 出為郡丞忽忽不樂道病卒不得其言則去亦是常理  
 何至憂戚殞生猗覺察

漢高祖過栢人欲宿心動問縣名曰栢人栢人者迫於  
 人也不速而去後貫高事覺武帝微行至栢谷遂為老

屯者  
 屯軍也

父所窘幸而得免後漢岑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而死  
 睦固屯於射犬巫戒之曰將軍字白菟菟見犬必驚不  
 宜屯此固不從司空曰兔入犬城且當取遂進軍擊平

之漢獻唐馬燧討李懷光至一村曰壞懷村喜曰吾誅

懷光必矣遼主德光伐晉回至殺胡林而亡宋吳璘與

金人戰大敗之於興州之殺金坪澶洲之役亦以宋捷

為吉兆岳武穆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

一謀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爾武

穆大笑曰天遣汝為此言一戰平之蓋用兵行師一符

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於野人野人

良辰  
 良辰

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却從吉兆上去  
蓋以堅從巨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  
動眾若老姬赤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安得不使豪傑  
之景從乎近日廣西馬少叅玆與叅將同姓者征徭至  
雙倒馬關皆沒于賊辰濠反至安慶舟泊黃石磯江西  
人呼黃如王音嘆我應失機于此遂就禽

嶺外廖光圖自韶陽叛歸長沙馬殷以其豪而眾多將  
拒不納或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國家強伯之兆  
遂待以禮因其謀使部將李勳擊南越拔管桂十八城  
劉龔懼而乞盟勳勇壯絕倫人號為李老虎三楚新錄

### 前定

唐王侍中處回一旦有道士携花子二粒種之遂巡花  
漸長漸開已乃爛然道士曰此仙家旌節花也公當富  
貴之兆處回官至太傅野史

唐李固言嘗行古柳下聞指聲問之應曰吾柳神九列  
君也用柳汴染子衣科第無疑得藍袍當以棗糕祀我  
固言許之未久狀元及第三峯集

李德裕自言三遇異人入禁苑居相位領節制皆與之  
協不差歲月惟謫南荒未嘗有知之豈禍患不可移神

所秘耶職官分紀

王猛少貧鬻菴菴為事嘗至洛陽有人置菴曰家在此可  
隨取直隨至深山中見一老翁坐胡牀從十許人引猛  
進曰大司馬公可進猛拜翁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  
菴送出山顧視乃嵩山晉中興書

桑道茂初為供奉李晟為神策小將道茂曰某姓命當  
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乃爾道茂懷中取  
一紙云所犯罪懋乃是逼迫伏乞恩慈判命全宥晟笑  
曰遣某道何語道茂乞云准狀特放晟為書之後朱泚  
反晟復京城收從逆數百人置旗下道茂大呼曰某有  
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也晟驚寤釋放以為上客逸史按

道茂知禍而不自避必待西平豈數不可逃邪亦異矣  
開元中吏部令史馬遊秦年滿當選侍郎裴光庭以本  
銓舊吏問其所欲遊秦曰某官已定不敢復有所覬光  
庭曰當在我安得知之遊秦不答光庭曰既知可以言  
乎遊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也乃命疏其事自藏於楹  
棟間期注唱後發之後老君見於驪山鑿與親幸其地  
因改會昌縣為昭應縣光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秦  
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  
則如言爾續前定錄

識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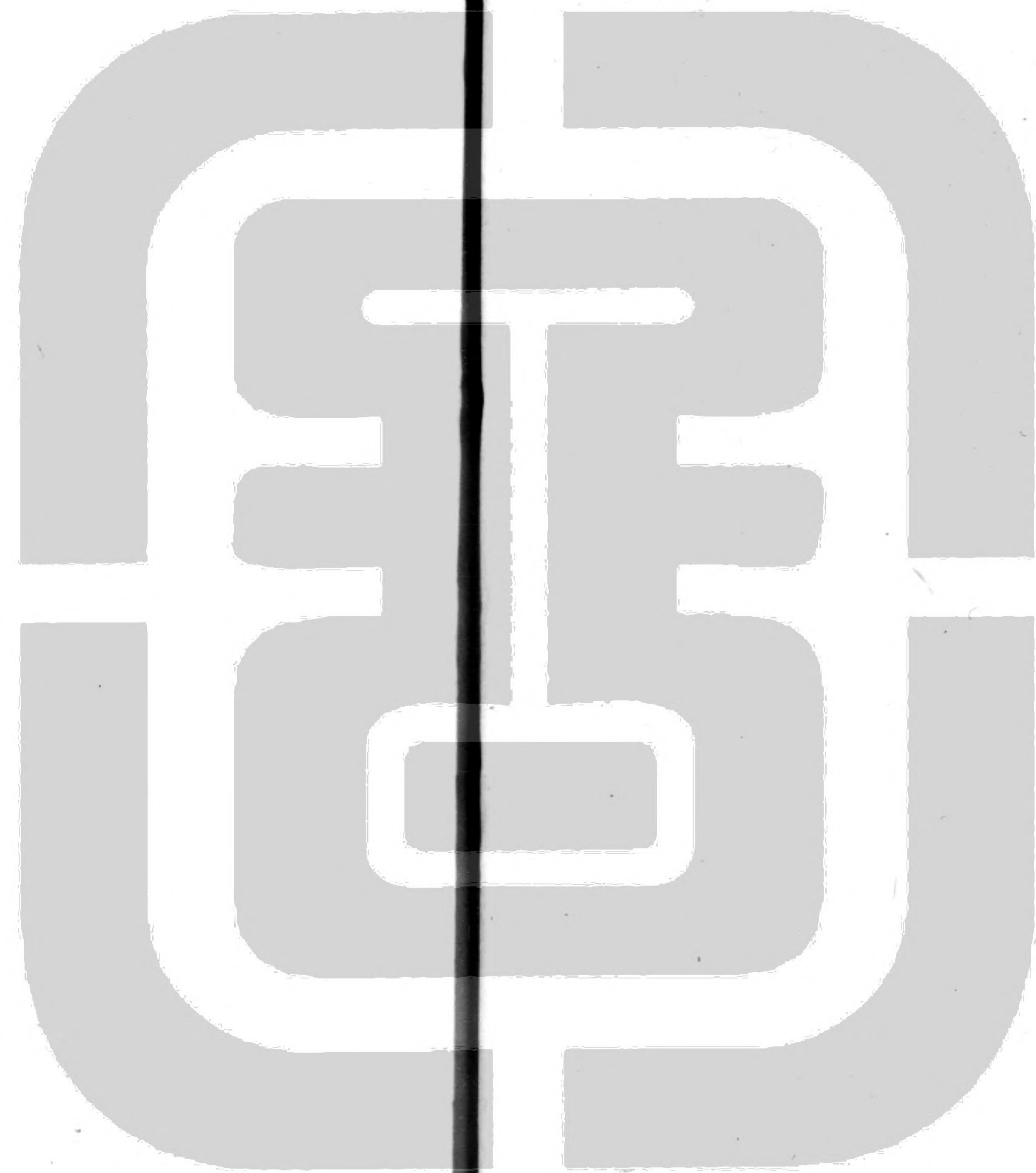
福州舊有識云獅兒走狗兒吼狀元在門首皆莫曉至黃朴賜第之年元日其家相對屋上瓦獅墮地群犬從而吠之已而黃魁天下韋居聽典

### 盧嬰劉甲

唐有盧嬰氣質文貌皆足過人人與之交必遭橫禍時元伯和為軍馬聞而不信召與之飲宴未終而節度陳少游已遣軍吏縛伯和去矣或以告少游少游亦不信曰伯和自有罪嬰何預焉吾將薦而官之及至潼關則上已幸奉天矣又有劉甲者亦如嬰之為人人與之交必及於禍士子王建獨謂不然甲聞之大喜急往謝之

相與談論久之乃退未幾建遂失火人因目為鴟鵂或遇諸塗無不急走遠避李豫亨曰此非由先世夙因何以致然余謂士人交遊自宜慎擇與非其人漸入邪回人非鬼責有固然者若無因而致如盧嬰劉甲終不可信未必然之禍而棄之也

夏侯孜相國未偶伶俜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入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北夢瑣言



書